

“为什么我那么感谢万玛导演？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得到西影的支持，万玛导演就已经跟我们认识，坚定地站在我们这边帮助我们了。”

结果遇到疫情三年，影展一推再推，一直推迟了6次。“最崩溃沮丧时，一想到万玛导演说他会来我们影展，我就觉得有力量办下去了。”“当时真的好多次想要放弃了。”

万玛才旦对影展的背书，带来了更多优秀电影人的加入，也吸引了来自全球更多的作品汇聚。得益于他在电影行业的标杆作用，一种独特的信赖和影响力。

2022年，废都野生得到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加持，成为西影·春光青年电影展，并被纳入到丝路国际电影节的一个板块当中。

所以第六届影展，万玛导演非常忙碌，他既是丝路电影节的评审，也是西影·春光影展的评审。“但是，万玛导演并不是来站个台。他无比坦诚地和年轻导演交流，倾囊而授。你能体会到他的关心。”这让魏龙彪非常难忘。

那一届影展时至跨年元旦，氛围异常热烈。闭幕酒会上，大家热泪盈眶、相拥而泣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情感特别浓烈。他能感觉到万玛导演也无比地高兴，所有电影人的热情被彻底点燃了。

在闭幕式颁奖典礼上，万玛导演说：“我在这里感受到了一个真正电影节该有的样子。”

电影是被个体生命体验的独特性所照亮的。

导演去世后，魏龙彪在第七届西影·春光影展中特别设置了“纪念万玛才旦的特别展映”，他精选了导演的两部作品：《寻找智美更登》和《塔洛》。

在《寻找智美更登》电影简介后面写着：“人生由不尽的旅途连结，长路漫漫，寻根之人眼中的笃信与清澈难



2022年底，万玛才旦担任第六届西影·春光青年影展的终审评委（从右至左：黄旭峰、万玛才旦、杨荔钠、魏龙彪）

以被风沙洗去。唯有这样扎根土壤、将自己的全部深思和信仰都寄寓其中，故事才能呈现出慰藉心灵的能量。”

年轻的电影人是懂得万玛才旦的，一如万玛懂得他们。

“愿影像的生命力继续如导演所期望的那样，春光无限。故事继续，浪潮不息。”

从第七届西影·春光影展开始，主办团队增加了“呐喊”西部单元，似乎是万玛才旦电影梦想的延续和回响。

“万玛导演凭借一己之力，把整个藏地新浪潮带起来，让别人关注到原来有这么多藏地青年导演在创作，我们也应该要做这个事情了。让更多的西部创作者以及他们的作品被看见。”

随着时间流逝，魏龙彪终究会接受导演离去的这种无常，同时他会更有力量地连接到导演传递给他的力量：那种没有任何目的性的荒原般野生而单纯的热爱。

他觉得最有力的重逢应该是第八届西影·春光影展的这种影响力。今年影展收获了全球1037部短片作品投递，就像1037股力量的汇聚。“当看到在世界的各个不同角落，这么多青年创作者用电影这种方式，那么努力、蓬勃又真挚地表达着自己的情感、分享对生活感悟、热烈的与这个世界交流，就会强烈感受到办展是有意义和价值的。”

在被年轻电影人单纯的热爱之心照亮的瞬间，他感受到那种团圆，和万玛导演心灵的重逢。“西影春光的精神力量来自万玛导演呀。”他强调了一句。

二十一年前，万玛才旦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时，在中关村的街上，看到一只红气球在风中飘，那个意象一下抓住了他。若干年后，他拍出了电影《气球》。



万玛才旦作品《撞死了一只羊》和《气球》海报